

枯荷落木

枫落吴江冷

尘土有至情

朽者不朽

为了不能忘却的纪念

鹤庐居士与西泠印社

嵩山梅影

腕底云烟

闲福犹堪寻纸上

旧时堂前燕

问人生至此凄凉否

一场没有赢家的争端

东风桃李

冷月照画魂

清雅润秀补天功

新声留与世间传

海上畸人

纸上戏

是真名士自风流

偶然相净也相宜

纫秋兰以为佩

程十发、张君秋、李翰祥

六根清净否

曹可凡 著

悲歡自 爾

江南俞五

此情可待成追忆

惟有痴情在

只留清气满乾坤

不守恒的友情

不要理睬弄堂里那些流鼻涕的孩子

张爱玲与白先勇

柯灵、张爱玲、黄裳

单飞的蝴蝶

双「陈」记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曹可凡 著

悲歡自
南州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悲欢自酬/曹可凡著.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1.7
ISBN 978-7-5458-0354-9

I. ①悲… II. ①曹… III. ①书画家—生平事迹—中
国—现代 IV. ①K825.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30055 号

书名题字 陈佩秋
责任编辑 马 睿
技术编辑 丁 多
装帧设计 王 慧

悲欢自酬

曹可凡 / 著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www.shsd.com.cn)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

开 本 700×1000 mm 1/16

印 张 18.75

版 次 2011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58-0354-9 / K·54

定 价 48.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悲欢自酬》读后

余光中

画品可以清奇高古，超逸凡尘，画家却必须在现实社会过日子。画院画家可以依附朝廷，民间画家可以诉诸百姓，文人画家却必须在官宦商贾之间寻求买主与知音：前有扬州，后有上海，正可提供这样的市场。扬州在前，因为那还是河运兴旺的时代；等到海运大开，市场便移向上海了，乃有“海上画派”之兴起。鸦片战争之后，上海居五口通商之首，文人画家乃向十里洋场汇合。虚谷、任伯年、吴昌硕号称“海上三杰”，成了奠基名家。

曹可凡先生在《悲欢自酬》这本书中叙述的名家，大半就是这些海上人物，所谓文人画家。其中大半多才多艺，不仅仅是画家，还兼擅书法、诗词、篆刻等相辅的艺术，有时本身也是惜才的收藏家或说项者。例如《尘土有至情》一文中，便叙述吴昌硕之成名有赖另一书画家也是实业家王一亭的赞助。先是吴的弟子赵子云去上海展画，在王一亭的张罗下，卖得很好。吴见弟子成功，非常高兴，此时他已六十九岁，才去上海定居。开始乏人问津，但经过王一亭再三揄扬，终于成名，甚至成为“海上画派”后期的宗师。其后由于王一亭的说项，吴昌硕与齐白石也扬名于日本。

陈师曾认为文人画的四要素是人品、学问、才情、思想。所以文人画家不但是艺术家，也该是兼有知性与感性的文化人；如果只擅绘事，就落于匠气了。因此苏轼将王维置于吴道子之上。曹可凡先生在上海电视台“可凡倾听”节目中所访问的，大半都是类似这样的文人画家，大半是水墨画高手，工于山水、花鸟、梅

兰竹菊,得意忘形,不拘写实,只重神韵,而周边的配合例如题诗、书法与刻印,也要相当功夫。其中也有一些例外,譬如宦海半生的翁同龢,晚年成为收藏家,书法家。又如坚拒新文化运动的古文家林纾,竟在不解 ABCD 的情况下,凭他人人口译而笔授,竟然间接成为推广西洋文学的译家。

《悲欢自酬》里三十五篇文章,原则上以人物为经,而以事件为纬,事件之中也每每涉及当事人的分合恩怨,有的令人钦仰,也有的令人惋惜:前者例如梅兰芳与俞振飞在京剧与昆曲之间的互补互助,合作成功,并且感动了现场一位小小观众,白先勇,种下了日后他为重振昆曲而奔走的因缘。后者例如两大科学家杨振宁与李政道之间的分合。《悲欢自酬》下编涉及的人物,跨越了戏剧、电影、绘画、文学及科学,比较复杂,把我也卷了进去。不过曹先生笔下大致上避免偏袒一方,语气不失温柔敦厚,有所评论,也往往是引述他人。只是张爱玲的《小团圆》涉及柯灵的一段,令我深感惊异。柯先生晚年和我见过三面,每次都恨其短,却对我的作品鼓励有加。他是我十分尊敬的文坛前辈,也是钱锺书和张爱玲的知音。两岸交流之初,他率先站出来肯定钱、张,十分难得。但是在张爱玲的笔下,他竟被塑造成那样的形像,我实在不能接受。

我初见柯先生,早在一九八一年,当时他和辛笛同去香港中文大学参加“四〇年代文学研讨会”。第二次在一九八四年,同时参加东京举行的国际笔会。第三次在一九九四年,柯先生以上海作协主席的身份邀梁锡华、黄维樑和我去上海访问。又过十年,我去同济大学和复旦大学讲学,柯先生已作古,曹可凡便带我们夫妇两人去医院探望柯夫人陈国容女士。当时她就倚坐在柯先生弥留其上的病床,主客怅然相对,思念的都是音容犹在的亡者。柯先生与我有缘,是大幸,却恨缘浅,未能常挹清芬。而今,当年在上海作协一同接待过我们的辛笛和罗洛,也都去了。上海的故事,海上的因缘,绵绵不尽。

二〇一一年三月二十八日

于高雄西子湾

寄曹可凡

董 桥

那几年台北一家老画店偶有几幅溥心畬字画，都是小幅，不贵，我前后收了三四幅。溥先生的小对联也有，朋友买到米襄阳笔意的精品，台静农先生赞赏，说他早年在北平琉璃厂也见过，常维钧买了，台先生买到两幅成亲王体。刚来香港我也买过溥先生成亲王体对联，还有红叶题诗仕女图，扇页，和一小张美人黑犬一起买。美人黑犬《大成》杂志做过封面，沈苇窗先生说溥心畬喜欢一张稿子画上好几幅，注重的是笔墨，构图次要。上海曹可凡先生托王为松寄来新书《悲欢自酬》目录清样，嘱我写序，我看到目录上有一篇《旧时堂前燕》，记溥心畬，不禁想起旧日收集溥先生的雅缘。目录上那篇《腕底云烟》我也想读，写吴待秋和吴子深。我还留着一幅吴待秋红梅斗方，画在洒金宣纸上，题了五行字：“毅安先生酷嗜缶庐老人书，即片纸只字亦爱似拱璧。兹由王君雪影觅得题丁敬身像赞小幅一帧，装潢既竟，属缀红梅于其额。老人归道山已四旬，读之不胜人琴之感”。朱颜傅粉，晴雪烘香，那枝老梅我供养了几十年终究舍不得不要。曹可凡书里写翁同龢，写林琴南，写吴昌硕，写齐白石，写沈尹默，写郑午昌，写吴琴木，写吴湖帆，写谢之光，写陶冷月，写江寒汀，写谢稚柳，写程十发，写唐云，他们的作品我都藏过，都想读。六十年代这些名家作品不稀世，写几篇稿子买得起一幅，一枕黄粱竟天价了，曹先生有缘亲炙，真是可喜。我转眼七十，家里这些珍藏不敢再珍再藏，都委托友人替我放盘清理，只留下一点文人小品清玩，免得桑下

榆下暮景寂寞。读了曹先生写白蕉，我找出白蕉书法手卷，纸都泛黄了，跟溥心畬《秋园杂卉》册页一起藏在一个楠木匣子里。《秋园杂卉》还有启功先生给我题的长跋录了旧作，说溥先生在北平恭王府里常画这样的工笔花草。匣子里我还找出溥心畬从兄溥雪斋盈掌小画册页，多么精致。是前尘，是旧梦，曹可凡不难看穿我的心情，他写这本新书的心情我也不陌生：都走过同一条斜阳古道，恭王府里的海棠尽管错过了，片片落叶倒是旧识。

庚寅重阳翌日在香港

目 录

序

1 《悲欢自酬》读后(余光中)

1 寄曹可凡(董桥)

上 编

3 枯荷落木

——记翁同龢

13 枫落吴江冷

——记林琴南

23 尘土有至情

——吴昌硕与王一亭

33 朽者不朽

——齐白石与陈师曾

41 为了不能忘却的纪念

——记沈尹默

53 鹤庐居士与西泠印社

——纪念丁辅之诞辰一百三十周年

61 嵩山梅影

——冯超然与吴湖帆

- 69 腕底云烟
——吴待秋与吴子深
- 81 闲福犹堪寻纸上
——记郑午昌
- 93 旧时堂前燕
——记溥心畲
- 103 问人生至此凄凉否
——记白蕉
- 115 “虚斋”双晖
——张大壮与吴琴木
- 125 一场没有赢家的争端
——吴湖帆与贺天健
- 131 东风桃李
——记江寒汀
- 139 冷月照画魂
——记陶冷月
- 145 清雅润秀补天功
——记陆抑非
- 153 新声留与世间传
——记来楚生

- 159 海上畸人
——记谢之光
- 165 纸上戏
——记关良
- 169 是真名士自风流
——记唐云
- 177 《丹霞连江图》记
- 183 偶然相谿也相宜
——启功与谢稚柳
- 191 纫秋兰以为佩
——记陈佩秋
- 197 程十发·张君秋·李翰祥
- 202 六根清净否

下编

- 209 江南俞五
- 217 此情可待成追忆
——俞振飞爱恋片断

- 224 惟有痴情在
——叶浅予与戴爱莲
- 231 只留清气满乾坤
——记苏渊雷
- 235 不守恒的友情
——杨振宁与李政道
- 243 不要理睬弄堂里那些流鼻涕的孩子
——流沙河、余光中、李敖
- 250 张爱玲与白先勇
- 255 柯灵·张爱玲·黄裳
- 265 单飞的蝴蝶
- 271 双“陈”记

附录

- 279 说绍兴话的玉卿嫂
——日记摘抄
- 289 跋(汤哲民)

上 编

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
室簞門圭竈蓬戶甿

牖易衣而出并日而食
上答之不敢以疑上不

不敢以諂儒有今人與
居古人与稽今世行之

後世以為楷適弗逢世
上弗援下弗推

翁同龢

枯荷落木

——记翁同龢

总共有着三百多年历史的大清王朝，到了道光皇帝手中已是摇摇欲坠，千疮百孔；待咸丰驾崩，慈禧太后垂帘听政，更是江河日下，几近垮塌。穿过历史的烟尘，当人们评说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有两位苦撑时局的晚清重臣是无法绕过的：一位是拓展洋务运动，但甲午海战大败后签下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被张謇讥讽“不特战败，并且战和”的李鸿章；另一位则是保荐康梁，力主光绪帝维新变法的“两朝帝师”翁同龢。而“合肥”与“常熟”之间既合作又矛盾的复杂关系，更是贯穿于整个晚清历史。

翁同龢的父亲翁心存早年受道光皇帝赏识，入值上书房，为年幼的咸丰及恭亲王等授课。后来肃顺独揽大权，清除异己时，幸亏有了这层关系，翁心存才幸免于难，绝处逢生。父亲去世后，翁同龢蒙召，入值弘德殿，专门给同治讲授张居正《帝鉴图说》。相对于徐桐的疾言厉色和倭仁的老气横秋，翁同龢深入浅出、生动活泼的讲解，让同治感到亲切、放松，学习也进步神速。同治帝因天花痘毒并发被夺取生命后，翁同龢因深得慈禧宠眷，同时又走“朴园路线”，获醇亲王青睐，被任命为毓庆宫行走，授读光绪皇帝。光绪自幼离家入宫，又非慈禧亲生，太监宫女也不敢与之过于亲近，唯恐招来老佛爷猜忌。因此，可怜的德宗常常郁郁寡欢，情绪波动较大，有神经质倾向，动辄以泪洗面。父亲醇亲王又“望子成龙”心切，一味苛责，这让光绪备感压力。翁同龢曾在日记中

写道：“盖上性高明，不喜人敦迫，然好谀之病，亦当深懔。”好在翁师傅善于揣摩光绪心理，因势利导，循循善诱，以此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但如果光绪有逾越礼教的现象出现，翁同龢也会给予严厉的训诫。这种宽严结合、收放自如的教育方式，使得光绪进步神速。翁同龢对光绪是寄予厚望的，“敬从光绪当阳日，追溯康熙郅治时”，他期待这位年轻的君主能够以自己的雄才大略，重振康乾盛世。而他经世救国的思想也深深影响着光绪，为日后光绪接受康有为变法思想打下了伏笔。翁同龢在毓庆宫行走长达二十一年，力图变革、胸怀大志的光绪对师傅给予了充分的尊重与信任。但翁同龢绝不会想到，皇上的信任竟会成为自己人生悲剧的直接导火索。

翁同龢为人公正，书生意气，在以内阁学士派署刑部右侍郎期间，曾参与“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的平反。浙江余杭葛品连离奇暴亡，家属怀疑葛毕氏（即小白菜）与举人杨乃武通奸，遂用砒霜毒死葛品连。杨乃武在乡间常包揽讼事，冤家对头在所难免。余杭知县刘锡彤仗着有大学士宝鋈做靠山，为所欲为，未及细审，便罗织罪名，并用酷刑将杨乃武与小白菜屈打成招。最终判决为：杨乃武斩立决，小白菜凌迟，并上报刑部。翁同龢在阅读卷宗时就发现疑点重重，故奏请“驳令再审”，但浙江巡抚杨昌濬草菅人命，欺上瞒下，案情始终未能水落石出。随后杨家人接连赴京告状。以汪树屏为首的数十名浙江籍京官联名向刑部控告，于是此案又发交浙江学政胡瑞澜重审。可胡氏也是个糊涂官，结论竟是维持原判，于是，舆论哗然。迫于社会压力，慈禧下旨开棺验尸。结果发现，葛品连全无中毒症状，系因病死亡。但丁宝桢、桑春荣仍坚持反对翻案，而翁同龢、潘祖荫等力主有错必纠，正当双方僵持不下时，慈禧出于政治斗争需要，一锤定音，下令平反。由此，翁同龢清廉、正直、亲民的形象跃然而出。

在晚清复杂多变的政治格局中，翁同龢与李鸿章的关系一直备受关注。

翁同龢的父亲翁心存与曾国藩同朝为官,获取功名也仅差一年。李鸿章为曾国藩门生,所以,为突出老师的形象,李鸿章一直把属于晚辈的翁同龢称为“大”,以示尊重。有人认为,翁、李两人的矛盾缘于“家仇”。当年主持安徽军务的曾国藩弹劾翁同书处理苗沛霖团练团不力,并在定远失守时弃城私走寿州等,致翁同书被褫职逮问,获判斩监候。翁心存闻之大惊失色,惶惶不可终日,最终积忧成疾,魂归道山。翁同书虽然后改判为遣戍新疆,但年过半百的他精神倍受折磨,苦不堪言,终因患血痢死在了甘肃。父亲与兄长在短时间相继亡故,翁同龢悲痛万分,他曾哀叹道:“执法者欲如是,周内真无可如何矣。”据传,曾国藩的弹章便出自于李鸿章手笔。但据此断定翁同龢“公报私仇”,处处克扣北洋水师军费,最终导致甲午海战大败,则实在是有所公允的。

其实,翁、李两人的分歧更主要缘自于他们不同的个性。李鸿章为人精明圆滑、首鼠两端,但他曾出访俄、德、美诸国,与德皇威廉二世、沙皇尼古拉二世以及美国总统克利夫兰等有交流,因此,有着鲜明的现代意识和国际视野。而翁同龢毕竟一介书生,是孝悌君子,个性又温厚懦弱。况且,他对军事也一窍不通,拿不出行之有效的治国方略,尤其对日本明治维新后军事实力概莫能知,过于听信张謇“日本蕞尔小国,何以抗天兵?非大创之,不足以示威而免患”的空泛论调。所以,借用高阳先生的话说,翁同龢“只宜于做育人材的太平宰相,不宜于做外官,亦不宜于乱世”。

翁同龢首次与李鸿章公开叫板是为建造铁路一事。李鸿章出于战略考虑,提议修筑“津通铁路”,但执掌户部的翁同龢深知国库空虚,彼时适逢郑州黄河决堤,光绪大婚在即,颐和园工程又迫在眉睫,实在无力再承受这样一笔庞大支出。以后,在一系列国家大政方针中,翁、李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譬如在日本侵吞琉球一事中,李鸿章轻描淡写地表示,“琉球仅为弹丸之地,且又孤悬海外,无足轻重”。但翁同龢则觉得兹事体大,他清醒地意识到,琉球既

失，则朝鲜危在旦夕；而琉球与台湾隔海相望，“台、澎之间将求一夕之安而不可得。”在中法越南问题上，李鸿章也主张委屈求全，息事宁人，对翁同龢以强硬立场与法交涉的主张熟视无睹。当甲午海战北洋水师全军覆灭后，李鸿章前往日本马关春帆楼议和，翁同龢一再叮嘱，只可赔款，千万不能割地。然而，被光绪帝拔去三眼花翎，褫夺黄马褂，革职留任的李鸿章仍一意孤行，签下了为万人唾弃的《马关条约》。条约规定，中国不仅要向日本支付巨额赔款，还要将辽东半岛、台湾岛、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消息传来，光绪与翁同龢君臣二人抱头痛哭。而此时的慈禧惮于压力，故意托病，令军机大臣直接请示光绪批准，企图嫁祸于人。翁同龢自然心知肚明，他拼死保护德宗，免得自己学生恶名留史。无奈有心无力，《马关条约》终于成为中国人永远的痛。翁同龢仰天哀叹“上无以对天造之恩，下无以慰薄海之望”。对于有人将甲午战败归咎于他“以军费掣肘北洋，以致对日作战失败”，翁同龢悲愤不已。紧接着，李鸿章与张荫桓被俄国银五十万两收买。俄、德又合谋分别强占旅顺、大连以及胶州湾，翁同龢更是欲哭无泪。

晚清政坛权力核心圈，帝党、后党壁垒森严。由以荣禄为代表的神机营集团和以李莲英为首的宦官所组成的后党集体围攻翁，企图削弱其影响，从而达到巩固慈禧的权力，并乘机捞取好处；而翁同龢虽然门生众多，如李慈铭、王懿荣、沈曾植、梁鼎芬、文廷式、张謇等，但他奉行“群而不党”的策略，因此，所谓帝党纯属子虚乌有，关键时刻无法拧成一股绳，进行集体抗争。为此，翁同龢内外交困，左支右绌，被李鸿章之流尽情玩弄于股掌之间。这正印证了托尔斯泰的一句话，“坏人常常团结起来攻击好人，因为他们有着共同的利益；好人则各有怀抱”。翁同龢的悲剧就在于此。

光绪二十四年，也就是一八九八年，中国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百日维新，一是戊戌政变。当时，全国上下弥漫着摆脱屈辱、争取民族之尊并力图变革的